

新世纪百科
知识金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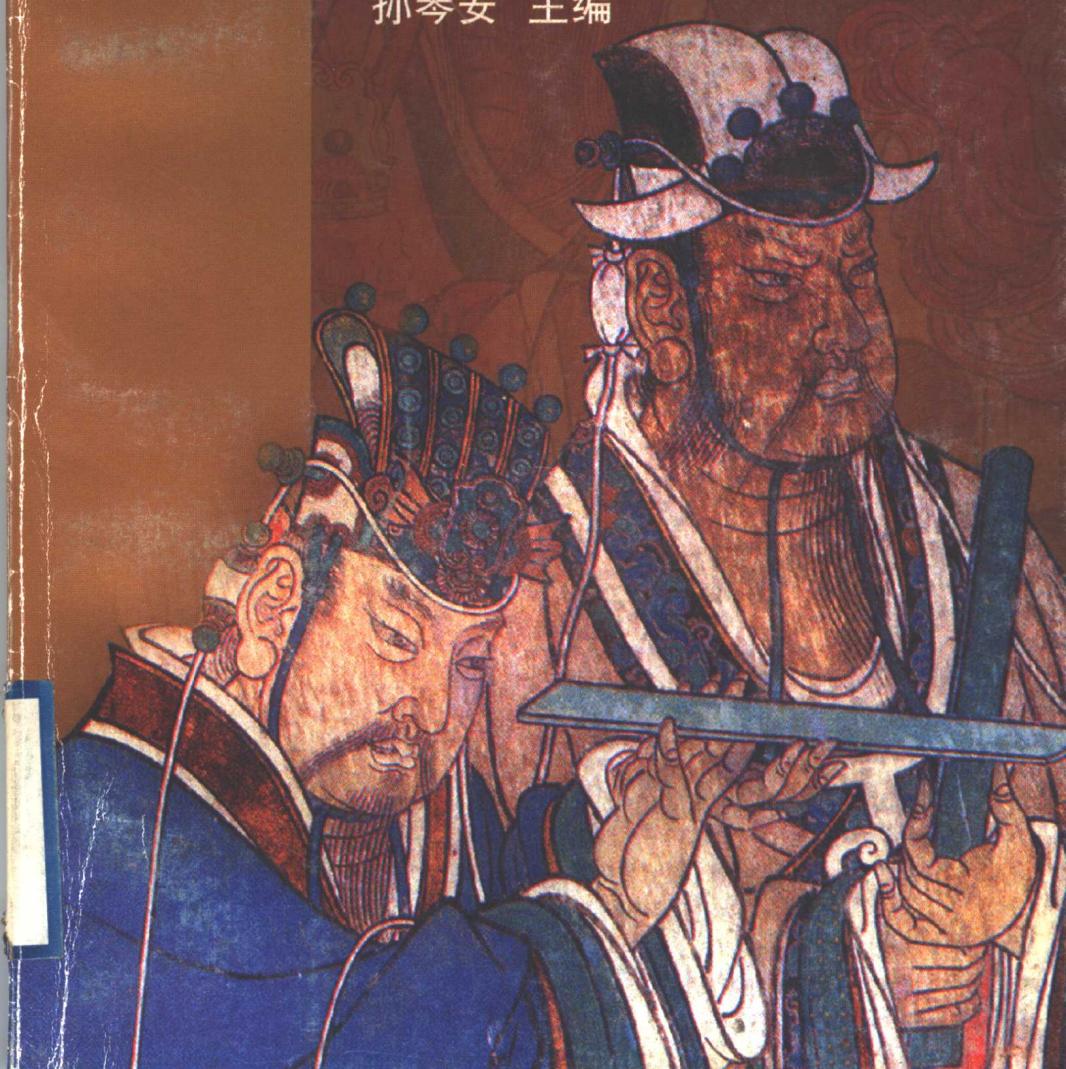
XINSHIJI
BAIKE ZHISHI
JINDIAN

重庆出版社 ▲

历代名臣 上书录 2

·东汉 三国 六朝

孙琴安 主编



新世纪百科
知识金典

XINSHIJI
BAIKE ZHISHI
JINDIAN

历代名臣 上书录 2

·东汉 三国 六朝

孙琴安 主编



重庆出版社 ▲

责任编辑 张仲戈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刘忠凤

新世纪百科知识金典
历代名臣上书录 2·东汉、三国、六朝
孙琴安 主编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 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5 插页4 字数164千
1999年4月第一版 1999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

ISBN 7-5366-4173-7/I·841

定价：10.20元

新世纪百科知识金典

◆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少波 王伯敏 刘厚生 乔 羽
冰 心 全山石 江 平 杨子敏
李家顺 张岱年 张振华 柯 灵
柳 斌 铁木尔·达瓦买提
桑 弧 桑 桐 秦 怡 蒋孔阳
翟泰丰 蔡子民 滕 藤 滕久明
戴爱莲 魏 巍

◆ 总主编:

张 虞 李书敏

◆ 副总主编:

许友梅 陈金才 熊静敏 黑淑琴
蒲华清 薛振安 柏家栋 傅之悦

◆ 总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文晓村 王中玉 叶延滨 曲 炜
许友梅 陈金才 吴申耀 李书敏
李荣昌 沈 寂 张 虞 张文槐
杨 巍 郑达东 郑可仲 单树瑶
柏家栋 钟代福 徐卓平 夏树人
梁子高 曾如信 傅之悦 黑淑琴
蒲华清 缪新亚 熊静敏 薛振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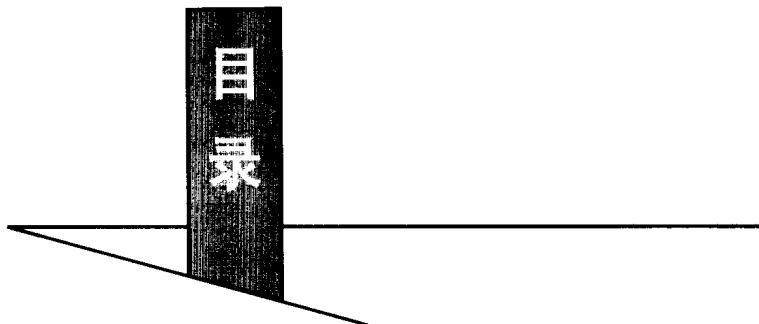
◆ 主 编: 孙琴安

◆ 编 委:

徐培均 夏咸淳 孙琴安 沈习康
黄任轲

◆ 撰 稿(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圣贵	王尔龄	王礼贤	王兴康
王宝生	王定璋	王淑贤	王章杰
王简慧	卞 岐	刘耿大	孙文钟
孙琴安	阮 忠	许晓藿	李道桐
李靖夷	苏渐生	张 兴	张明华
张春生	张跃中	沈习康	沈逸波
吴宝祥	林建福	范民生	郑小宁
周嘉向	赵曰珊	俞水生	袁 进
袁名宣	顾伟列	顾宏义	夏咸淳
徐扶明	徐培均	徐 飚	傅俊德
高克勤	凌 睞	黄任轲	黄颂康
龚建星	龚璇	章富良	曾正曦
盛巽昌	彭 坚	雪 华	韩焕昌
程章灿	詹杭伦	戴云云	



朱勃	上光武帝疏	1
丁鸿	上和帝言日食疏	11
刘陶	陈政事疏	20
李固	上顺帝疏	27
陈蕃	上桓帝疏	37
曹植	上魏文帝求自试疏	45
高堂隆	上魏明帝疏	57
诸葛亮	前出师表	65
诸葛亮	后出师表	73
贺邵	上吴主孙皓疏	81
傅玄	上疏陈要务	92
傅咸	上言宜省官务农	100
刘颂	上疏言断狱宜守律令	105
李重	请除九品疏	115
段灼	上疏追理邓艾	121
秦秀	何曾谥议	128
闾缵	舆棺诣阙上书理愍怀太子	134
丁潭	上疏陈时事损益	143

范泰	谏改钱法	148
崔祖思	陈政事启	154
贺琛	陈事条封	165
高允	谏文成帝不釐改风俗	176
甄琛	请弛盐禁表	184
崔挺	上书谏连坐充役	190
章华	上后主书	194
梁毗	劾杨素封事	198

[东汉]朱 勃

朱勃，字叔阳，生卒年不详，东汉光武帝建武时人，家住扶风（今属陕西），年十二，能诵《诗经》和《尚书》，常候马援之兄马况。喜着学者的方领服，行走时步履皆合规矩，言辞娴雅。马援始知读书时，见到他不禁佩服。马况劝马援不必自谦，说：“朱勃小器速成，他的智力不过如此，最终还得跟你学习，不必害怕。”朱勃年未二十，右扶风太守聘他代理渭城宰，及马援封侯，而他还是个小小的云阳县令。马援虽待以旧恩，不免有时“卑侮”。朱勃并不介意，“愈身自亲”，及援遇谗，他不顾自身利害，出面相救。下面的诣阙上书，便是他的一次壮举。

上光武帝疏

臣闻王德圣政，不忘人之功^①，采其一美，不求备于众^②。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礼葬田横^③，大臣旷然咸不自疑。夫大将在外，谗言在内，微过辄记，大功不计，诚为国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④，燕将据聊而不下^⑤。岂其关心末规哉^⑥？悼巧言之伤类也^⑦。

窃见故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拔自西州^⑧，钦慕圣义，间关险难^⑨，触冒万死，孤立权贵之间，傍无一言之佐，驰深渊，入虎口，岂顾计哉^⑩！宁自知当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车驾西讨隗嚣^⑪，国计狐疑，众营未集，援建宜进之策，卒破西州。及吴汉下陇^⑫，冀路断隔，唯独狭道为国坚守^⑬，士民饥困，

寄命漏刻。援奉诏西使，镇慰边众，乃召集豪杰，晓诱羌戎^①，谋如泉涌，势如转规^②，遂救倒悬之急^③，存几亡之城，兵全师进，因粮敌人，陇冀略平，而独守空郡，兵动有功，师进辄克。铢锄先零^④，缘入山谷，猛怒力战，飞矢贯胫。又出征交趾^⑤，土多瘴气^⑥，援与妻子生诀，无悔吝之心，遂斩灭徵侧^⑦。克平一州^⑧。间复南讨，立陷临乡，师已有业，末竟而死，吏士虽疫，援不独存。夫战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败，深入未必为得，不进未必为非。人情岂乐久屯绝地，不生归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度江海，触冒害气，僵死军事，名灭爵绝，国土不传。海内不知其过，众庶未闻其毁，卒遇三夫之言^⑨，横被诬罔之谗，家属杜门，葬不归墓，怨隙并兴，宗亲怖栗。死者不自列，生者莫为之讼，臣窃伤之。

夫明主醉于用赏^⑩，约于用刑。高祖尝与陈平金四万斤以间楚军^⑪，不问出入所为，岂复疑以钱谷间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免于谗，此邹阳之所悲也^⑫。《诗》云：“取彼谗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恶。惟陛下留思竖儒之言^⑬，无使功臣怀恨黄泉。臣闻《春秋》之义，罪以功除^⑭；圣王之祀，臣有五义^⑮。若援，所谓以死勤事者也。愿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绝宜续，以厌海内之望^⑯。

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窃感栾布哭彭越之义^⑰，冒陈悲愤，战栗阙庭。

(《后汉书·马援传》)

[注释]

①臣闻二句：意为为人君主，须有宽广的胸怀。 ②采其二句：即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之意。 ③故高祖句：高祖，即刘邦，西汉开国皇帝，蒯通，原名彻，避汉武帝讳改。他曾劝说韩信背叛高祖，自立为齐王。后韩

信被斩于未央宫。高祖将蒯通召到长安，不予追究。田横，秦末自称齐王，汉朝统一后，他率五百人逃入海岛，汉高祖派兵追杀，田横自尽而死，高祖以王礼葬之。^④章邯：秦国大将，使人至咸阳请事，赵高不见，有不信之心。使者汇报此情，章邯怕赵高在秦王面前进谗，遂降项羽。^⑤燕将句：燕国将领攻下齐国的聊城（今属山东），有人向燕王进谗，燕将怕被杀，只得守住聊城，不敢归朝。^⑥末规：下等计策。^⑦巧言：奸言。伤类：伤害善类、好人。^⑧马援（公元前 14 年—公元前 49 年），东汉扶风茂陵人，字文渊，新莽时为新成大尹，后依附隗嚣，复归刘秀（光武帝），消灭隗嚣。建武十一年任陇西太守，十七年任伏波将军，南征交趾，交铜柱纪功而还。常食薏米，以避瘴气。后载薏米以还，准备作种籽，人诬为珍珠，帝怒，欲治罪，上书诉冤六次。拔至西州：是说光武帝把他从西州（今甘肃武威，汉时称凉州）选拔出来。^⑨间关：李贤注：“犹崎岖也。”^⑩驰深渊、入虎口：指马援出使隗嚣时的艰险。^⑪隗嚣（？—公元 33 年）：东汉成纪人，字纪孟，王莽末，据陇西起兵，后投光武，封西州大将军。不久又依公孙述。建武八年（公元 32 年），光武西征，隗嚣悲愤而死。^⑫吴汉：（？—公元 44 年）字子颜，东汉宛城人，光武时为偏将军，西征时攻下陇上（今甘肃境内），又伐蜀，八战八克，位至大司马。^⑬狄道：旧县名，故城在今甘肃临洮县内。^⑭羌戎：古代少数民族。^⑮转规：李贤注：“规，员（圆）也，孙子曰：‘战如转员石于万仞之山者，执（艺）也。’”此处形容战事的顺利。^⑯倒悬：人被倒挂着，形容极其痛苦和危急。^⑰先零：汉代西北少数民族。^⑱交趾：古地名，汉武帝元鼎六年冬，在南方设交趾、九真、日南、珠崖等九郡。^⑲瘴气：南方湿热易于致病的空气。^⑳微侧：汉代交趾一女子名，尝抵抗马援。^㉑一州：指交州。^㉒三夫之言：相传古人文共对魏王说：“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魏王说不信。“二人言，王信乎？”还是不信。“三人言，王信乎？”魏王说：“寡人信。”文共说：“夫市无虎明矣，然三人言，诚市有虎。今邯郸去魏远于市，谤臣者过三人，愿王熟察之。”见《后汉书》李贤注。比喻说假话的人多了，便能蒙蔽君主。^㉓酙于用赏：厚于赏赐。酙，通浓。^㉔陈平（？—公元前 178 年）：西汉阳武人，秦末农民大起义，初从项羽，后归刘邦，有谋略，刘邦给他四万斤黄金去离间楚军，果获成功。封曲逆侯，惠帝时为左丞相。^㉕夫操二句：李贤注：“《史记·邹阳书》：‘昔者，鲁听季孙之说而逐孔子，宋信

子罕之计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辩，而不能自免于谗谀。此喻圣贤之人也会遭到诬陷。^⑯诗云六句：见《诗经·小雅·巷伯》。畀(bì)，给。^⑰竖儒：如儿童一般无知的儒生。^⑱《春秋》之义：李贤注引《公羊传》：“夏灭项，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为桓公讳也，以桓公尝有存亡继绝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⑲臣有五义：李贤注引《礼记》：“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人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⑳厌：满足。^㉑彭越、栾布：西汉时人。彭越为梁王，栾布为梁大夫使于齐国。后彭越因为谋反，被斩首于洛阳，诏有收视其尸首者立即逮捕。可作为彭越部下的栾布从齐国出使回来，照常在彭越头下奏事，并为他立祠堂进行祭吊。

[译文]

我曾听说有道德、行仁政的圣君，从来不会忘记臣子的功劳，往往采用他们的优点和特长，而不求全责备。所以高祖皇帝宽宏大量，赦免了蒯通怂恿韩信背汉而自立为齐王的罪过；齐人田横虽不服汉朝统治，逃到海岛上自杀，高祖照样以君王之礼来葬他。因此那时大臣们个个心情舒畅，毫无疑问。如果大将在外面奋战，小人在朝内进谗，有些小过马上记下，立了大功却置之不理，这种做法应该引起国家的警惕呀。所以秦末的大将章邯怕奸臣赵高说他的坏话而投靠项羽，燕国的将军固守聊城而不肯班师回朝。难道这只是关心细枝末节的小事么？不，是怕巧言如簧的人伤害好人啊。

臣私下里看到前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是从西州选拔出来的一名贤臣。他一向钦敬和仰慕圣上的大义，不顾崎岖险阻，冒着万死的危险，孤立于权贵之间，身旁没有一个人为他说话，涉深渊，入虎口，哪里顾及个人的安全？又哪里知道自己将来要当七郡的长官而侥幸封侯的福禄呢？建武八年，皇上车驾西征叛臣隗嚣，国家大计，狐疑不决，许多兵营尚未调集。而在此关键时刻，马援献上了应该进军的策略，终于攻破了被隗嚣割据的西

州。及至吴汉取了陇右，河北一带又断绝了交通，唯独西北一隅的狄道孤城还在坚守。然而士民饥困，命在旦夕，这时又是马援奉诏出使，抚慰边城的父老，于是召集地方豪杰，晓喻羌、戎民众，真是“谋如泉涌，势如转规”，终于挽救了人民的倒悬之急，保全了即将危亡的小城，军队无一损失，继续挥师前进，粮食给养全靠从敌人那里取来。陇上和河北初告平定，他独守空城，用兵即有功，无往而不胜。他又消灭了作乱的先零，深入山谷，猛力作战，以致箭穿脚胫，受了重伤。然后率军南征交趾，气候蒸热，到处是瘴疠。他告别了妻子儿女，毅然南下，终于斩灭徵侧，克复了交州各郡。乘间，他又在南方转战，很快攻陷了临乡。他率领的军队已建立功业，可惜他未能完成任务就死了。这是因为官兵们染上瘟疫，马援也不能幸免而独自安然无事。战争之道，或以持久而立功，或以速决而致败；深入敌后未必为得，不进未必为非。以人之常情而论，岂有长久驻扎危险地带而不求生还的呢？惟有马援能够为朝廷效力二十二年，北出塞外沙漠，南渡长江大海，触冒有害的瘴气，僵死于军旅之事，最后落得个声名狼藉，爵禄断绝，国土不传。四海之内，不知他究竟有何过失，一般百姓也未听到过对他的毁谤，然而却受到一些人的谣诼，横遭诬蔑。家属杜门不出，埋葬不能归入祖茔，怨恨与仇隙一时并起，宗族亲戚都感到万分恐惧。死者不能安置，生者又不敢为他申诉。臣每想到这些，不禁为之悲伤。

大凡英明的君主对待臣下，都厚于赏赐，极少惩罚。高祖曾给陈平四万斤黄金，让他去离间楚军，而不去查问支出多少，哪里会怀疑钱粮上的问题。在历史上，像孔子那样怀有忠诚操守的人也不能免于谗言的诬蔑，这是令邹阳深为伤心的。《诗经·小雅·巷伯》篇说：“将那些会进谗言的人，投给豺狼虎豹。豺狼虎豹不吃，就投给遥远北方。北方不要，就投给冥冥的上苍。”这就是说想叫上天来惩罚他的罪恶。敢请陛下注意我这个竖儒无

知的语言，不要让功臣怀恨于九泉之下。臣曾听说《春秋》之义，可以将功折罪；而圣明君王的祭祀中，也有臣子“五义”的说法。像马援这样，便是“五义”中“以死勤事”的一种人。愿即下诏公卿，为马援平反，他的功名爵位宜绝还是宜续，还请陛下裁决，这样才可以满足海内的愿望。

臣年已六十，常常隐居在乡间，因为深感柰布尚有哭彭越的一番忠义之心，所以冒死向朝廷陈述一腔悲愤，不胜战栗惶恐。

[评析]

旌善申冤 义无反顾

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伏波将军马援在征伐武陵、五溪(雄、懦、酉、沅、辰诸溪)一带的蛮夷时，在沅江南岸的壶头染疫身殉。在他将近死亡时和死后都曾遭受仇家的诬罔。嗣后朱勃为马援申冤不顾罪戾，受到当时和后人的尊敬，而这篇疏也就传诵至今天。

建武二十四年，马援已是矍铄老翁，仍请缨破敌。在临乡首战告捷后，进驻下隽。当时可以进击的路线有二，即壶头及充(今沅陵)。“耿舒欲从充道，援以为弃日费粮，不如进壶头，扼其咽喉……帝从援策。”(见《后汉书·马援传》)。以下引语，未注出处者均见此书)会遭暑热、时疫、水涨船下能上。将领耿舒给其兄好畤侯耿弇信，埋怨马援不用其计，信中有“伏波类贾胡，到一处辄止，是以失利”等语。把马援说成胡商，把军旅遇阻的客观原因说成马援主观的畏缩不前。耿弇稟奏刘秀，刘秀即派梁松往为监军，乘驿责问。恰逢马援病歿，梁松乘机构陷。刘秀大怒，追回马援新息侯的印绶。

还在五年前，马援南征交趾凯旋，载一车薏苡回京。“时人

以为南方珍怪，权贵皆望之。”当时权贵中就有人怀疑，到此时则变为事实上的罪状。窦固、梁松设陷进谗，杨虚侯马武、於陵侯侯昱也上书作证。刘秀更加愤怒。于是“援妻孥惶惧，不敢以丧还旧茔，裁买城西数亩地稿葬而已。宾客故人莫敢吊会。”马援的家属六次上书诉冤，才允许埋葬。这个冤案涉及范围很小，且没有杀人、囚禁、宣判，但很著名，“薏苡明珠”的成语即出典于此。

我国历代王朝对付开国功臣的手段，多半是残酷的，所谓“兔死狗烹”。历代权贵更是猜忌忠臣、能臣、大将，多有伺隙进谗之心。在杀戮功臣方面，刘秀比刘邦手软，他曾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所谓“柔道”，就是用优惠的待遇换取功臣的权力，即“高秩厚礼，允答元功；峻文深宪，责成吏职”（见《后汉书》列传第十二）的做法。但是，马援虽然名列“云台二十八将”，一旦遇到仇家陷害，却没有受到这种优待。因为刘秀曾经为之“大怒”，且进谗者为权贵，知之者莫敢争辩。

梁松、窦固谗陷马援是有原因的。梁松娶了舞阴公主，是刘秀女婿，“援尝有疾，梁松来候，独拜床下，援不答”，并且对人讲过不答礼的原因：“我乃松父友也。虽贵何得失其序乎？”马援曾给侄儿马严、马敦写信，内有：“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重，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杰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勦之士，所谓刻鹄不成仍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杜季良（杜保）的仇人利用这封信讼季良。讼辞有：“梁松、窦固以之交结，将扇其轻伪，败乱诸夏”的话。光武因此免杜保官，并厚责梁、窦。梁、窦於是伺机报复。

在权贵设陷，功臣作证，皇帝盛怒的恶劣情势下，宾客故人莫敢吊会，独有前云阳令朱勃诣阙上书，申冤辩诬。词情剀切，

有理有故。谗言冤枉既为人所共忌，昭雪申冤自然千古共快，何况事关忠臣名将。因此，朱勃之名也随疏文而留传。朱勃花甲之年，养老乡间，竟冒死为援申冤，这个行动固然是为了旧谊深厚，而更重要的是他了解、尊敬马援的为人，为其冤屈深深扼腕，为义愤所驱使。

朱勃的疏文除开头讲冒死陈辞的动机外，大抵依马援为刘秀统一中原，征服四夷，成功立业的次序作略述。隗嚣拥兵割据，以马援为绥德将军。其时公孙述称帝四川，光武定都洛阳。隗嚣首鼠两端，因派马援出使四川与洛阳，观望大势。马援力劝隗嚣专意洛阳。其后隗嚣与光武为敌，马援又从洛阳往劝隗嚣，陈说利害，遭到隗嚣及其部属的谴责，故助光武灭隗嚣。所以疏文有：“拔自西州，钦慕圣义，间关险难，触冒万死，孤立群贵之间，旁无一言之佐，驰深渊入虎口，岂顾计哉！”“群贵”即指隗之将吏。劝说隗嚣无异“驰深渊，入虎口”。“车驾西讨隗嚣，国计狐疑，众营未集，援建宜进之策，卒破西州”。这“宜进之策”即指马援为刘秀聚米成山谷状，显示地形地物，以明进击路线和部署，使光武说：“虏尽在吾目中矣！”于是决心进击的那段故事。

西羌寇边，入塞，金城（今兰州）之属县多被占领。公元35年，马援拜陇西太守，在临洮击破先零羌。在激战中马援中矢贯胫。当时朝议金城、破羌（今甘肃乐都县）以西，途远多寇，可以放弃。马援则认为：“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土肥壤，灌溉流通”，如果羌人在湟水流域据守，则为害不休，不可放弃。马援的做法是归还金城的外流人口，修缮城郭坞候，开导农田，使郡民乐业，并与羌民和亲。公元37年，武都的参狼羌与塞外诸部落的羌人联合为寇。马援据守有利地形，夺其水草，迫使羌人万余，其豪帅率领数十万户逃往塞外，使陇右得到长期的清静安宁。所以，疏文有“遂救倒悬之急，存几亡之城”等文字。“倒悬”指边民之难，“几亡”指朝议欲弃城予羌。

交趾七郡，在西汉末大动乱的几十年里，局势是安定的，中原之民反有避难南方的。公元40年，越族女子徵侧、徵貳自立为王，侵据岭外六十五城，成为南边疆的重患。马援拜伏波将军，率船队南征。公元42年，徵侧、徵貳战死，乱平。马援所到边城都加修缮，穿渠灌溉，以利其民。与越族立盟约，“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骆”为越之别称）据《广州记》：“援到交趾，立铜柱，为汉之极界也。”马援出征注意到边民的生产、民族之间的和睦，妥善处理汉越之边界，等等方面。刘秀以其立大功，封为新息侯。疏文叙述了这个过程，以“克平一州”总结其功绩。

壶头之役，由于天时、地形的不利，马援身殉军旅。疏文争辩道：“吏士虽疫，援不独存。夫战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败，深入未必为得，不进未必为非。人情岂乐久屯绝地，不生归哉！”马援的军队有胜绩，而未尝败折，天时可以等待，夏可以为秋，水涨可以退，待时立功，何罪之有？瞬息千变的战争态势，是久经沙场的刘秀及其谋臣所易理解的，更何况马援报国捐躯即在此役。有功而获罪，“名灭爵绝，国土不传。海内不知其过，众庶未闻其毁。”然而“卒遇三夫之言，横被诬罔之谗。”疏文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三夫”（即用“三人成虎”的典故，“三夫”用以指谗佞）并引用《诗经·巷伯》诗行：“豺虎不食”“有北不受”，只有让苍天来处罚，以示对谗佞设陷的憎恨。

疏文不但激烈抨击“三夫”，而且对光武帝也作出明确的批评。“夫明主醉于用赏，约于用刑。”汉高祖刘邦不以钱谷的出入疑陈平，刘秀却因一车薏苡而疑罚马援。这就是用刑繁苛，故非“明主”。“圣人不忘人之功，采其一美，不求备于众。”这就是说刘秀忘人之功，对壶头之役求全责备，致使主帅蒙冤。“大将在外，谗言在内，微过辄记，大功不计，诚为国之慎也。”说光武纳谏不慎，偏听偏信。朱勃还要光武祭祀马援这位获罪的功臣。在专制时代，皇权至上，朱勃的这些言辞，应该说是相当激烈的，很

可能招来杀身灭门之祸。

书奏之后，朱勃平安返乡，未受斥责。可见刘秀尚能听进申冤之辞，逆耳之言。从这以后刘家朝廷也记住了这件事。汉章帝即位，赠朱勃子孙谷二千斛。其诏文曰：“建武中，以伏波将军爵士不传，上书陈状，不顾罪戾，怀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风。”可见在封建时代，对申冤屈，平冤狱，尤其对功臣的冤案平反，也有比较认真的实例。冤狱错案的危害是巨大的，不仅受害者身家遭难，亲友株连，而且使将帅吏民心寒齿冷，人人自危；而奸佞之徒反因此得势，夺去部分权力，兴风作浪，因而动摇了政权的基础。由于政客、佞人的客观存在，冤案也许是难免的，因此必须慎重。在得知冤狱之后，要有胆量和气度加以彻底昭雪。光武帝不斥责朱勃，章帝又加以旌赏。与此同时马援的子侄得到尊重。马援之十岁幼女，在马援死后入宫，长大之后立为明帝的皇后，成为明帝的贤内助。章帝立，为太后，对章帝亦多教导。可见刘氏汉家王朝并没有因为承认了冤枉好人而削弱，相反地却得到了加强。这也就是该疏文值得借鉴之处。

（彭坚、徐飚、雪华）